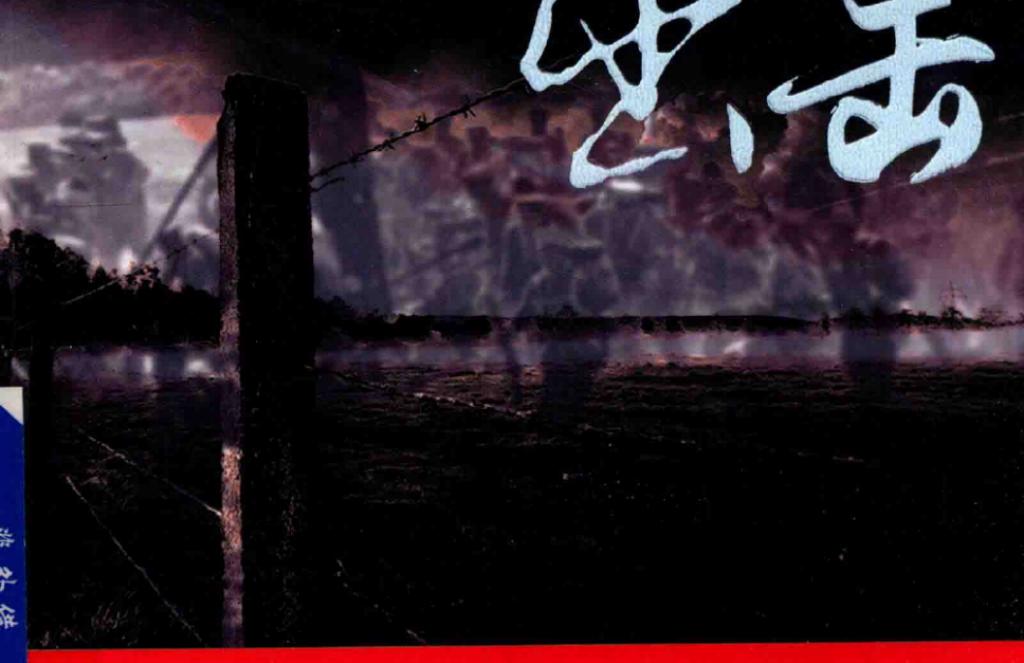


火速出击

Huosu
Chuji

周环玉◆著



鲁迅文学奖得主、当代著名作家熊育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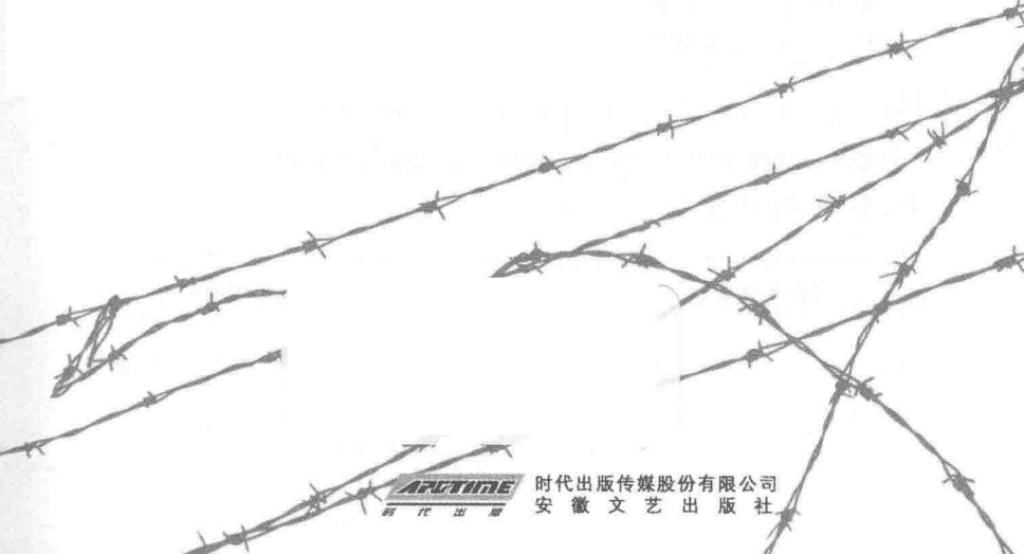
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谢有顺

联袂推荐

火速
出击

Huosu
Chuji

周环玉◆著



APOLLIN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火速出击/周环玉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12

ISBN 978-7-5396-6408-8

I. ①火…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0062 号

出版人：朱寒冬

责任编辑：姚 衍

装帧设计：徐 睿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0551)65152158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0.5 字数：270 千字

版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5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09
第三章	018
第四章	027
第五章	035
第六章	043
第七章	053
第八章	064
第九章	073
第十章	084
第十一章	092
第十二章	100
第十三章	109
第十四章	117
第十五章	129
第十六章	138
第十七章	147
第十八章	154

第十九章	163
第二十章	171
第二十一章	179
第二十二章	187
第二十三章	195
第二十四章	204
第二十五章	214
第二十六章	226
第二十七章	235
第二十八章	243
第二十九章	251
第三十章	260
第三十一章	268
第三十二章	276
第三十三章	284
第三十四章	293
第三十五章	303
第三十六章	314
第三十七章	323

第一章

一九四三年春，新四军第七师兼皖江军区部队进行了改编。在三至四月间，部队采用集中与分散、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战法，粉碎了日伪军两次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分九路向新四军第七师巢无中心根据地——严家桥、牌楼一带进行的“铁壁合围”式的围剿，同年秋，驻扎在白湖东侧黄姑闸的日军一一六师，团三十二联队也在谋划一项秘密计划。

黄姑闸是皖中地区东西方向的重要交通枢纽，以东是新四军第七师巢无中心根据地，以西是大别山国民党军桂系部队。由此从战略意义上说，黄姑闸显得尤为重要，成为皖中抗日战场的重要地带，也是日军一一六师一直坚守的一个重要的据点。

一直到中午，东边的机枪声才停，伊藤的小队在马连庄的屠村结束了，西村多想这样的任务会由他来执行。他自从进驻黄姑闸，都一直在忙着布防、修筑工事、检查各处火力点和机枪掩体，几天不开枪，他都觉得摸枪的感觉有些陌生了。

他坐在一处高地上，用一块白布擦着手里的军刀，他的眼睛死

死地盯着刀尖,他喜欢看着刀尖上的血往下滴,喜欢军刀插入人的胸口时那一瞬间的快感。他又看了看下面修筑工事的那几个中国劳工,他会遵照联队长给他的命令,在工事修筑完毕后,立即处死他们,这是联队长一贯的做法,凡是参加过修筑工事的劳工一律处死,这是为了确保工事的安全。

直到傍晚时分,从半山腰再向上三十米处的第二道防线才构筑完成。西村还不放心,又在山顶的炮楼里增设了六处机枪火力点,与下面的两道防线形成了上、中、下集中式火力,这是西村这几天以来做的第一件让自己非常满意的事情。对于这里,西村太熟悉了,这里现在和几年前他来这里考察时看到的样子几乎没有什不同,当初他在这下泊山北侧的半山腰的一户人家还住过大半个月。可是如今,这里已经成了他们的战场。

修筑工事的六名中国劳工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押到后山一处林子的深处,这里几乎从来没有人走过,高大茂密的林子几乎遮住了半边天,感觉阴沉沉的有些怪异,七月的天气却在这一刻透出一丝凉意,头顶枝叶缝隙间射来的光线忽隐忽现也有些晃眼。西村要在这里立刻处死这些修筑工事的劳工,一开始他命令他的士兵不准开枪,他要用带有荣誉的武士刀将这些劳工的头全部砍下来,后来他又让士兵用机枪扫射击毙。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怕晚上睡觉时有无头的鬼魂来要他的命。他在中国这几年,听了很多关于民间鬼怪的故事,听多了自然也就有些相信了,所以,他才不让这些劳工成为无头尸体。

六名劳工被集中在山沟里,山沟上面有一个日本士兵趴在一个小土包上紧握住一挺机枪,黑洞洞的枪口直对着他们。这个时候,

只要西村一个手势，就会有一梭子弹从黑洞洞的枪口里喷射出来，然后子弹会在瞬间钻进他们的体内。

一切都很安静，六名劳工被捆绑在一起，每个人的眼睛里都喷射出一团愤怒的火焰，他们挺直了腰杆，高昂着头，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西村站在一块石头旁，终于挥动了他手里的军刀，只听见突、突、突一阵机枪声，枪声在林子的深处回荡着，惊飞了树头的群鸟，枪声似乎在林子里旋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每个人的耳朵里，声音是那样急。六名劳工全部中弹倒地，他们的胸口被钻进去的子弹爆出了血红色的肉花，血沿着山沟的斜坡向下蔓延，好像一条无限延伸的红丝带。

西村的嘴角出现了一丝笑意，好像是获得了一场战斗的胜利。他轻轻地将军刀插入刀鞘里，带着小队向山上走去。山上几乎没有路，他们从一片林子绕到一个高坡上察看工事的构筑情况，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炮楼里各个火力点的最佳射击位置，在联队长前来视察的时候，不能出现半点差错。

“报告，少佐，电报，还有您的一封信。”小林青木从山上跑下来，把一份电报和一封信递给西村。

这是西村从第十五师团调来黄姑闸的六天里，收到的第三封电报，每次电报的内容基本都是已经有新四军和国民党的人渗入黄姑闸，看来上面对这个地方非常重视。看完电报，西村再打开信封，渐渐地，他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信是妻子西村惠子从老家长崎邮过来的，按照信上说的日期，就在明天，惠子会带着女儿真子跟随慰问团到达盛家桥，然后她们再从盛家桥跟着运输队的车来这里和他相会，这自然是西村心里每天都想的事情。只是，一路打仗，离家也

越来越远了，每次想到妻女的时候，他的心里都会有一种极度恐慌的感觉，很怕有一天自己死在战场上，如果真的死了，就会连妻女最后一面也见不到了。

短暂的高兴之后，西村转眼皱紧了眉头，这里随时又会成为新的战场，随时会炮火连天、横尸遍野，妻女的到来自然又增加了他的担心，他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妻女的名字，希望很快能够见到她们，西村算了一下日子，他自从参军到中国战场，已经有六年了，他登上运兵船出发的那一天，刚好是女儿真子十岁的生日。

这个晚上，西村坐在下泊山山顶，观看黄姑闸镇上的点点灯光，也看着夜巡的巡逻车不停地从关口出入，探照灯的灯光打到前方的河沟里，不停地搜索着。他不知道在这里还要守多久，就这样静静地坐着，他觉得这里最美的时刻是在清晨和夜晚，特别是当枪炮声停止的时候他才能看到黄姑闸最真实的一面，才会感觉自己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体验和享受这里的自然风光的。

他几乎一夜没有睡觉，妻女即将到来，他的心早已不在战场上，这让他又想起了家乡的海港和门前的樱花，他也想起了从长崎出发来中国的那一天早晨，在港口，女儿真子拉着他的手不停地叫爸爸。这一场景，几乎在每次战斗打响之前，他都要想一遍，甚至有时在战争的休整期间他也会重新想一遍，他怕自己如果死在战场上，就再也想不起来了。

天刚亮，西村被叫到指挥部，联队长早已经在门口等他。

“你妻子和女儿很快就要到了，放你两天假，好好陪陪她们，运输车估计还有一个时辰就到了，快去准备吧！”联队长很威武地站在那里，和西村说话时，脸上勉强有些笑容。他很欣赏西村的忠诚和

对中国人毒辣的手段，他身边需要这样一个人。

“多谢联队长！”

“去准备吧！”

西村转身离开指挥部回到自己的住处，换了一身崭新的西装，这套西装是几个月前惠子让日本运兵船上一位老乡一路带过来的，今天他也是第一次穿上这身衣服出门。

在新桥村路口，西村等到了惠子和真子，几年不见，他发现惠子更加迷人了，真子长高了很多，也漂亮了。这一刻，西村突然很怀念在长崎的日子，那时，他和惠子经常坐在门前的樱花树下给真子唱歌，真子也总是跟着他们学唱，可自从离开家乡，那种快乐的日子就不再有了。

西村打发了随从，他带着惠子和真子从新桥村路口一直向镇上走去，他一路在向惠子介绍经过自己精心安排的哨卡和机枪掩体，可是惠子一路都开心不起来。她知道，丈夫随时都会在战场上拼杀，只要上战场，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对于丈夫说的这些，她毫无兴趣，她只关心这场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她和真子千里迢迢从长崎坐运兵船来到这里，就是要亲眼看一看丈夫是不是完好无损，如果不来，她怕连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惠子一路听丈夫说着如何打胜仗的经过，一边眉头也越来越紧。

西村看出惠子的担心，不再往下说，想和真子说几句话，又忍住了，这几年和真子分开，一时间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一辆摩托车停在西村面前，下来一个士兵。

“报告，急电。”

“怎么了？”惠子紧张地问。

“电报上只说，三天后，这里的军队要全部撤离，看来要有大动作。”西村看了看电报后，带着惠子和真子匆匆向镇子走去。

镇里镇外，到处都是来来回回的卡车，车上都装满了从黄姑闸及附近的镇上抢夺的物资，都在扬尘土中被卡车一车一车地运出黄姑闸，车子从西村的身边急速驶过。接着，一队又一队士兵从驻地出来，向各个哨卡跑步前进，这是在做撤退前最后的防守。

路上的百姓四处躲避，也不时听见几声枪响，随后便有几个老百姓倒在了路边，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坐在死去的家人身旁哭起来，这个小孩的眼睛无助地看着从身边跑过去的拿着刺刀的人，他不知道这些人就是杀害他亲人的凶手，小孩的哭声引起了一个日本士兵的注意，那个日本士兵刚举起枪准备扣动扳机，真子迅速跑过去抱起小孩，小孩这才逃过一劫。

“不要杀他。”真子回过头对那个日本士兵说。

那个日本士兵依然举着枪，枪口对着小孩的头部，这时，小孩停止了哭声，他很无知地看着拿着枪瞄准他的人。西村看着女儿的举动，很无奈地朝举枪的士兵挥挥手，那个士兵才放下枪转身走了。

“西村君，不要再杀无辜的人。”惠子自从踏入中国的土地，一路上看见很多和战争无关的人都倒在枪炮之下，她用似乎有些哀求的语气对丈夫说。

西村迟疑了一下，然后走到真子身边，从口袋里拿出一块糖放在小孩的手里。

“放下他，让他和他家人在一起，我们走。”西村对真子说。

应该是所有的士兵都得知要撤退的消息了，西村看着他们如此兴奋地挨家挨户地搜查，他知道，快要走了，应该让他们有一天时间

自由地享受这种占有带来的快乐。他们是那样疯狂地开展“三光政策”，前方的几间茅草房被点燃了，火焰熊熊燃起，一股浓烟蹿起来，好像一条中毒的蛇在死亡前挣扎着然后直冲入天空。几个日本士兵从一间房子里出来，临出门时，一个日本士兵转身将雪亮的刺刀插进了追出来的一个老人的胸口，刺刀被拔出来的一瞬间，老人胸口的血喷涌而出，那刺刀尖上残留的血正一滴一滴地滴到了老人身边的石板上，映着石板的颜色，滴下来的血慢慢地变成了黑色。

看着这一切，西村得意地笑了，他转过头看看惠子和真子，他的笑是那样野蛮和张狂。

情况似乎很紧急，西村来不及回去换衣服，他要立即赶到指挥部，他让一个士兵安顿惠子和真子，然后，自己坐上一辆摩托车向指挥部驶去。

对于黄姑闸，西村其实很有感情，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老宅、大戏院，他再熟悉不过了。七年前，他跟随老师来到这里做过一项考古研究，这里的古木建筑、青石小巷都是他最喜欢的，在日本是见不到这些的。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他一定会带着惠子和真子在这里再住上一段时间。

按照上级的命令，西村带着小分队把弹药库里所有的炸药全部分散安放在各个出入口的重要位置和镇上各个重要的要塞，只等所有的物资全部转运出去，家属团和部队全部撤离，这些炸药就会将整个黄姑闸炸为灰烬，同时也会炸毁这条东西向的主要交通线路。

运送物资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开出黄姑闸，部队也在紧张地结集接受各项新的任务，西村争取能够接到掩护部队家属团安全撤离的任务，其实西村从心里是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任务的，他来中国参

战就是想在战场上为家族争得荣誉，日本的士兵如不能在战场上杀敌就会被人当作狗一样看不起。可是转念一想，家属团里有自己最爱的妻子和女儿，他的心里也就期望着接受这项任务了，最起码保护妻儿安全撤离，只有他最合适。

这次部队的撤离，是一次战略决策，西村从内部得到消息，部队撤离真正的原因是让驻守在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部队趁机消灭新四军巢无根据地的部队。对于这样的计划，西村觉得在目前这个时候是再好不过的。

按照指挥部的计划，等明天一批重要物资运送完毕，家属团将撤离，西村有些舍不得这么快就要和妻儿分别，他看着已经熟睡的惠子，有些心烦意乱，正在这时，真子来到他的身边。

“怎么了，真子？”西村看着有些不高兴的女儿，走过去抬起手慈爱地抚摸着真子的头发。

“这次撤离，你会去哪里？”真子有些舍不得地问父亲。

“等命令，我会安排你和你母亲回国，别怕。”

“我不怕，我是希望战争尽快结束，希望你尽快回家。”

真子的话又一次刺痛了西村的心，他知道妻儿需要他，可是战争一天不结束，他一天也不会回家，当初来中国参战就是为了家族的荣誉，新的战争即将开始，他如果有半点回家的念头，和逃兵又有什么不同呢？

这样一个夜晚，如果没有战争是多么美好，天布满了星星，月亮就在头顶，长崎的夏天也有这样的星星和月亮，只是这里的星星和月亮很快就要消失了。真子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小时候在家也是这样，只是这里没有樱花树，没有长崎的海。

第二章

咚、咚、咚。门外响起三声急促的敲门声。

“谁？”铁锁迅速从枕头下摸出手枪，隐蔽到门后，压低了嗓子问。

“我，周国才。”

铁锁打开了门，周国才和两名战士扭身进了屋，铁锁很警觉地朝门外看了看，这才把门关好。

“黄姑闸的小鬼子很快就要撤离，我们得到情报，小鬼子已经在下泊山埋藏了毒气弹，我们这次来就是要尽快找到埋藏毒气弹的地图，这里的地形你熟悉，你还得和我们一起完成这次任务。”周国才一边小声地说，一边把耳朵贴近门缝听着外面的动静。

“什么时候出发？”铁锁问。

“现在就走，我们还有十几名战士在山里。”

就在黄姑闸的日军大批转运物资时，新四军第七师指挥部也获取了日军从黄姑闸撤退及有关毒气弹的情报，当即派出独立团侦察连连长周国才带一支小队前往黄姑闸附近侦察并获取埋藏毒气弹

的地图。毒气弹一旦引爆，将会给整个黄姑闸及周边地区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周国才连夜带着机枪手大虎、狙击手山柱还有十几名精兵强将来到底泊山。

雨一直在下，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啪嗒啪嗒地响，也落在树枝乱叶上发出没有节奏的杂乱的声音。人在山里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紧张，很难分辨出方向，也无法听到除了雨声之外的声音。山里没有一点风，就这样，雨连续下了大半夜。前方几乎一片黑暗，周国才和战士们的全身几乎都像刚从水里出来一样，从头到脚都是湿漉漉的，分明感觉到衣服里的水顺着裤筒往脚底下流，他们也没有斗笠和雨衣，就这样艰难地夜行在山林里。铁锁和周国才走在前面。

从团部出发之前，周国才的小队刚刚经历了一场与一小股日军的遭遇战。直到现在，他们已经一天没有吃食物了，装干粮的布袋已经见了底，此刻他们又难受又饿。尽管这样，他们也丝毫不敢放松对前方的侦察。铁锁轻轻地用手扒开挡在前面的杂草乱枝，被雨水模糊的眼睛依然努力地在黑暗中紧盯着前方。

这个夜里，除了下雨的声音，周围的一切都无法听到。距离天亮还早，在半山腰的一处草丛里，周国才带领战士们隐蔽着，从这里可以看到炮楼的灯光，前面的情况还不是很清楚，周国才派山柱前去侦察。为了不打草惊蛇，其他人静静地趴在被雨水冲洗过的草丛里等待着。

“连长，前面有两道沟体防线，估计有暗堡，雨太大，其他的看不清。”山柱冒雨撤回来，隐蔽在周国才的身边。

“别急，再等会。”周国才低声地说，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

又拉了拉帽檐试图来遮挡额头上的雨水。

“连长，闻着什么没有？”发报员小梁轻轻地将身子移到周国才的身旁，紧贴着他的耳朵问。

“闻到旁边一股骚味。”

后面的战士一听周国才这样说，都小声地笑起来。

“别笑，盯紧点。”小梁知道大伙在取笑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老老实实地趴在周国才的身旁观察着周围的动静。

雨停了，身上有些难受，湿漉漉的衣服紧贴着皮肤，似乎有小虫子钻进衣服里在皮肤上乱爬。周国才和战士们也顾不上这些，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对前方的侦察是要他们全神贯注、集中精力的，他们没有任何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再去思考或去做其他事情。雨一停，小鬼子应该会有动静了。果然不错，前面小鬼子的沟体防线里出现了手电筒灯光，看来真的被山柱说中了，沟体里应该有小鬼子的暗堡。

此时，天空稍微有些亮光，天很快就要亮了。

“小鬼子的布防很坚固，看来从这里很难搞到情报。”铁锁说。

“最好抓个‘舌头’。”周国才盯着炮楼那边说。

“看这样子，不好搞，到处是小鬼子的火力点，还有暗堡。”铁锁的眼睛在炮楼的周边搜索着，希望找到突破点。

“连长，那边，有鬼子。”山柱指着北边的林子说。

“隐蔽。”周国才向后面挥挥手，示意战士们就地隐蔽。

“大虎，带几个人去看看。”周国才开始下命令。

“好嘞！”大虎拿起机枪，带着三个战士从旁边的树林里摸过去。

不一会儿，大虎回来报告。

“一共六个，好像是小鬼子的巡逻兵。”

“走，干掉他们。”

雨后的下泊山空气特别清新，树林茂密，天高云淡，周国才带着战士们从一条没有人走过的丛林小路向北边的林子出发。其实他等了一夜等得心里痒痒的，他恨不得就在昨天夜里给小鬼子的防线里扔几颗手榴弹，炸死几个小鬼子给家人和老乡们报仇雪恨，但是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他们绝不能轻易暴露，所以他还是忍住了。还好，有几个小鬼子的巡逻兵出来送死。

呼、呼、呼。林子里传来三声枪声。

“隐蔽。”周国才听到枪声，立即命令战士们原地隐蔽，听这枪声，应该是从对面的林子里传来的，紧接着，又有稀稀疏疏的枪声传来，听得出是三八大盖的声音，小鬼子开始还击，枪声不算很密集，小鬼子应该还没有发现袭击他们的目标，只是在试探性地胡乱开着枪。接着，他们隐隐约约听见小鬼子哇哇呀呀的说话声，声音越来越大。

“连长，炮楼里有小鬼子出来了，应该是听到了枪声。”铁锁跟在周国才的身后。

“先隐蔽，子弹上膛。”

周国才和战士们隐蔽在旁边的草丛里，用一些树枝树叶盖在头顶做掩护，战士们把子弹也上了膛，本来不想这么快惊动小鬼子，可偏偏有人在对面的林子里朝小鬼子开枪，开枪的到底是什么人？如果是自己人，上级一定会通知他，看来小鬼子这次要遭殃了。周国才转过头朝战士们示意，并打着暗语，要做好隐蔽工作，不要轻易行动，一切行动听从指挥。

小鬼子的叫唤声越来越大，转眼间，有十几个日本兵从西边过